

NI HONG NIAO CONG SHU

天平谣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阿宁 著

霓 / 虹 / 鸟 / 丛 / 书



LT0000566477

天平谣

阿宁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天 平 谣

阿 宁 著

责任编辑：梁东方

装帧设计：赵健 小明

美术编辑：赵小明

责任校对：桂香 董康 李伟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）

印 刷：衡水市红旗印刷厂（衡水市人民西路109号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850×1168毫米 1/32 11.375印张 285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

2000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数：11,001—16,000 定价：19.00元

ISBN 7-80611-759-8/I·686

第一章

1

二十多年前，林木森还是个在金钱、女色两方面都贫乏的人。那时他家里只有两个红漆躺柜，一个单人床。连这些东西还是宋菊花娘家给的。

他的新房在岳父家。岳父的大房旁又盖了间小房儿。结婚时，他在那张单人床旁支了块木板，拼成了双人床。新婚之夜，他们把木板踹到了地下，双人床散了。外面听房的人把这件事传遍了全厂，他们眉飞色舞地说：好家伙，跟地震似的。

那天夜里他其实什么也没做成。宋菊花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前，是个典型的性冷淡，可能因为看不起这个倒插门丈夫，死活不跟他干那事。她睡觉时穿着秋裤，腰里扎着三根裤腰带，林木森有本事解开第一根裤带，却很难解开第二根、第三根，在反反复复的揪扯中，他们把床弄散了。

第二天，他费了九牛二虎力气，把三根裤带都解开了，宋菊花一步跳到床下，从躺柜里拿出把剪刀对着他。

林木森问她：你不愿意，还跟我结婚干什么。

2 天平谣

宋菊花回答得挺干脆：结婚就非得干这个吗？

不干这个，谁还结婚。我娶你，就是要日你。

宋菊花说：放屁，日你妈去吧。

那个蜜月林木森在强颜欢笑，他忍受着车间里人跟他开的玩笑，因为心情不好，脸色一天比一天憔悴，这又成了车间人打趣他的话题。他们说：小林子，悠着点儿，别太猛了。

林木森忍不住，有一次喝酒时跟好朋友黄文胜说：我想离婚。

大黄吃惊，问：为什么？

他说了事情的经过：我这个媳妇不是白娶了吗？

大黄说：有这事？你也太老实了。要我，早摁在地上把她裤子撕烂了。

林木森说不敢，怕老丈人在那边听见。

他们的婚姻有点儿包办性质，宋菊花的爹是林木森的师傅，现在是车间主任。老头儿相中了林木森机灵能干，把女儿许配给了他。林木森不敢跟宋菊花闹僵，就是怕得罪老丈人。大黄对他说：这跟别的事不一样。你要这么忍着，还算个男人吗？

在大黄怂恿下，林木森采取了果断行动。他不再把精力放在裤腰带上，夜里三下五除二把宋菊花捆起来，用剪子在她裤裆那儿剪开一个长方形的大口子。他没有全剪下来，在上面留了一道边。那块布可以掀起来，也可以再盖上。

在那一瞬间，林木森洞悉了男人与女人的关系。后来他把这种认识推广到所有人际关系上。他威武不屈的身体，所向无敌前进着，随着这前进，周围遇到的一切都变得柔软、湿润起来。他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也没有什么能约束他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宋菊花把三条裤带狠狠地扔掉了。这一扔，实际上也扔掉了过去心目中以为有力的东西。从那以后，她跟父亲疏远了，准备好好跟林木森过日子。

林木森的报复远没有结束。自从宋菊花把三条裤腰带扔掉后，他再也没有碰过她。有时宋菊花无意中把大腿露出来，他不但没有举起自己的欲望，反而增添了厌恶。他再一次肯定了自己的感觉，身边的这个女人，或者说所有的女人，都是贱种。

一周以后，他跟车间里一个叫苏小红的女孩子睡在了一起。

苏小红和他差不多同时进厂。这是个眼睛很漂亮，鼻子很秀气的女孩。只是在嘴巴的右下方长了颗黑痣。她的嘴总是执拗地抿着，使痣显得很突出。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人们认为她是个美人。

她进厂不久，就喜欢上了林木森。要强的林木森想在车间混出个人样，不愿过早谈恋爱。他有意忽略了苏小红的种种关心，心里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她。

后来，宋菊花的父亲有意把他领回家，让他和女儿单独呆在一起。林木森对师傅的好意心领神会，处处表现出对师傅的感激。

苏小红把这些看在眼里。她除了天天精心梳理那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，仔细在脸上涂雪花膏外，就是把嘴抿得更紧了。她那颗黑痣傲然地突出着，脸绷得很紧。她跟谁也不笑，一双眼睛偷偷注视着林木森。她把林木森脸上的沮丧和疲惫都记在心里，增添了自己判断的信心。

事情发生在一天下午。当时，他们都到仓库里领料，仓库保管员急着去厕所，把他们扔在库房里。因为周围没有别人，两人的表情都不自然。

林木森试着上前拉苏小红的手。他没想到苏小红那一握要比他有力的多，仿佛要把他拉住，再也不松手似的。考虑到仓库保管员上厕所时间不会太长，林木森省略了许多步骤，作为报复，苏小红在他的舌头上狠狠咬了一口，差点儿咬出血来。

林木森推着她，她一边吻着，一边倒退到仓库的苫布上。

林木森行动，是因为对宋菊花的仇恨。苏小红响应，则是对他

4 天平遥

和宋菊花共同的报复。他们不约而同拥抱到一起。他们在那块苦布上做成了好事。这事办得有点仓促，有点潦草，双方都没享受到什么快感，但也足以把一种关系肯定下来，为后来的细细品尝铺平了道路。

从苦布上站起来时，双方脸上都没有以前的热切，苏小红恶恨恨瞪了他一眼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走开了。林木森低下头，见自己膝盖上都是尘土，他也拍了拍，从后面追上了苏小红。

他在身后提醒她：你背上都是土，把工作服脱下来拍拍。苏小红骂了一句，不知道骂谁，不过还是把工作服脱了。

保管员回到库房，里面已经没了人。他对着那块苦布喊了两声：林志刚，林志刚。没人答应。他就把林木森和苏小红来领料这件事忘了。

对了，那时林木森还不叫林木森，叫林志刚。

2

二十多年后，林木森是天平市化肥厂厂长。认识他的人说：他现在比二十多年前还要年轻。他脸色红润、发亮，一头黑发闪着乌光。

二十多年前，他对命运没有信心，充满了对世态炎凉的怨恨。现在却有着成熟男人的镇定自若，觉得好日子不但不会结束，反而像刚刚开始。

厂里生产不景气，他一点儿也不发愁。产品没有市场，不影响他拥有一个独立王国。在他看来，只要他还在国王的位置上，就没人能打败他。

他对手下亲信说：厂里不景气，不等于我们就不景气。就是厂子破产，咱们照样活得不错。

对面的人都点头。

他面前是宽大的花梨木老板台，台上放着三部电话，和一台电脑。他对面沙发上坐了好几拨客人，有的来找他谈业务，有的请示工作。有两位客人谈完事跟他道别，他没有送，在桌前挥了挥手，拿起桌上的厂内电话，对着话筒说：让苏厂长过来一下。

几分钟后，苏厂长进来了。她身体已经发胖，显得饱满丰腴，眼睛还像以前那样有神，鼻子还像以前那样秀气。下巴上那个痣还像以前那样翘着。只是她的脸变成了圆形，看上去不再那么冷傲了。

看到她进来，沙发上的客人又走了一拨，剩下的一位站起来，跟林木森说了几句，也走开了。林木森做了个手势，让苏小红坐下。问：郭宝池回来了？

苏小红说：昨天夜里回来的。

这会儿在哪儿。

她说：在我家睡觉。

怎么不来见我。

苏小红酸溜溜地说：昨夜他一回来就呼你。谁能呼得着你呀。

林木森想起昨晚跟刘小姐在一起时，把呼机关了。苏小红现在年纪大了，醋性也更大。他把话题岔开，说：你让他把那些账留下。他是个软骨头，东西留在他手里不好。情况实在紧急时，你就把它烧了。

苏小红说：他说账都在家里藏着，连他老婆也不知道在哪儿。

林木森点了点头。过了一会儿又说：他在你家住得挺好呵，你男人和孩子都不在家，倒方便。他嫉妒地看着她。

苏小红直直地和他对视着，问：他想回家，能让他回去吗？

林木森冷笑一声：检察院的就埋伏在他家门口，回去手铐正好等着他，还是在你那儿住着吧。他无可奈何地说。

他说不是回小家，是想看看他父亲。

6 天平谣

怎么，在你那儿住的连老婆也不想？

苏小红不说话，只是盯着他。

林木森说：他父亲家也有人盯着，这消息是检察院内部透出来的，让他晚上赶紧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

就在苏小红站起来要走时，他又说：你让他六点以后到松竹轩去，你也去，咱们跟李洪吃顿饭，再送他走。

苏小红问：让他跟李洪吃饭？为什么？

林木森说：给他打打气呗。

苏小红点点头，扭身走了。

市委书记李洪架子很大。在市里，科局一级领导想见他很难，对林木森却算不上难事。苏厂长走后，他给李书记打了个电话，事情就说妥了。

地点订在市里最豪华的天平大酒家，这个酒家二楼有林木森专用的包间，叫松竹轩。平时不对外。

他开着车去接李书记时，苏厂长和郭宝池已经进了松竹轩，把包间门关上后，郭宝池把帽子和围巾摘下来。他有些心跳，怕别人把他认出来。

市里人都知道，能进入松竹轩吃饭的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郭宝池以前没来过这里，他以被拘传的身份，进入到松竹轩吃饭，心里可以说是百样滋味。苏厂长见他心情紧张，握住他一只手说：没事。一会儿李书记和林厂长就来了。

苏厂长肥厚温暖的手，没有使郭宝池安心，他看了看窗外说：检察院不会找到这儿吧。苏厂长说：这是李书记和林厂长吃饭的地方，他们不敢来。

郭宝池踏实了些。他是化肥厂会计。检察院审查厂里财务时，从他管的账上发现了不少问题。前些日子，检察院内部透出信儿

来，说要抓他。他知道后吓坏了，问苏厂长怎么办，苏厂长也没主意，给林木森打电话，林木森让他先到外面躲一躲，他连夜跑了。

他在外面呆了两个礼拜，感到东躲西藏的日子不好过。就像老鼠遇到危险总想回到窝里一样，昨晚他又悄悄回到市里。他不敢回自己家，直接去了苏厂长家。苏厂长的家人正在市委党校学习，一个月回来一次。苏厂长的孩子也在外地，家里没有别人。

他在苏厂长家洗了澡，换上苏厂长爱人的衣服，接着就躺在苏厂长被窝里。厂里人都知道，林厂长跟苏厂长关系不一般，郭宝池还是对苏厂长很有好感。苏厂长原来是厂里的会计科长，被提拔为副厂长后，还分管供销、财务，郭宝池从她手里接了会计。

他喜欢在这个女领导手下工作，喜欢她的温柔、细腻，苏小红平时又不像林木森似的总板着脸，她处处关心下级，有了利益，总忘不了分给下级一份。郭宝池心甘情愿为她所用，所有账务都做得让她满意。

有一次，他到苏厂长办公室请示工作，推开门，见苏厂长正在洗头，他站在旁边等着，苏厂长对他说：你站着干什么，帮个忙，给我往头上浇水。他从地下提起水壶，小心翼翼地朝她头上浇着，直到她说：行了。

苏厂长直起身，朝他笑了一下，笑得很妩媚。他想：别看林厂长那么多小姐，其实都不如苏厂长有魅力。心里想着，脸上一阵发呆。苏厂长用胳膊碰了他一下，说：想什么呢。

他回过神，说：没想什么。却看见苏厂长红了脸。

苏厂长用毛巾擦着头，随着手臂的动作，身上的肉一跳一跳的。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，乳房把衬衫顶起来，一股湿漉漉的气息使他冲动，他突然把手朝她的乳房伸过去，紧紧握住了。

那一瞬间，两人都僵在那里。似乎是这个举动使两人都感到意外，感到不知所措。几秒钟后，苏厂长反应过来，狠狠打掉了郭宝池

8 天平谣

那只不老实的手。一摔门走开了。

郭宝池要多后悔有多后悔，要多懊丧有多懊丧。一连好几天，他打不起精神。后来，苏厂长主动去会计室，跟他说了一笔账目的事。事情说完后，用胳膊蹭了他一下，说：怎么，跟我不高兴了。

郭宝池说：没有。

苏厂长说：主要是我岁数比你大，心理上一时接受不了。

郭宝池呆愣地看着苏厂长那张好看的脸，想说：你一点儿也不显大。只是他说不出来，心里泛起的，都是对女厂长的感激。

在他心里，家的概念早已不知不觉换了，苏厂长那套三居室的屋子，更能吸引他。他在逃跑两个礼拜后回到市里，自然就先去了苏厂长家。

六点半，李洪和林木森一块儿进了松竹轩。

李洪开始没注意到郭宝池，他先看见的是苏小红。在林木森眼里苏小红已经老了，在他眼里还是难得的美人。他心里羡慕林木森有这么一位红颜知己，却装作若无其事地把手伸给苏小红。两人握了一下。他极力体味手上那绵软的感觉，心里觉得从政不如搞企业。林木森能把情人带在身边，让她当副厂长。自己能让喜欢的女干部当市委副书记吗？

他不情愿地松开苏小红的手，把手递到郭宝池跟前，就在这时，他意识到了什么。

他以前去过化肥厂，认识郭宝池，后来林木森还让郭宝池给他往家里送过几次东西，算得上是熟人。可他装作没认出来，说：噢，是小刘吧，你好，你好。

郭宝池更正道：我是……

苏小红意识到李书记是装的，在后面拽了他一下，他把话咽了回去。他小心地坐在苏厂长旁边，听着李书记和林厂长边吃边谈。

点菜时，林木森点了清蒸元鱼，所以话题是从元鱼说起的。林木森说他南方有个朋友，在家里养了两只元鱼，三年长到这么大了。他用两只手做了个手势说：这东西其实长得也不慢。

苏厂长说：那得有一斤多，够清蒸的了。

林木森说：这你就错了。家养的元鱼不能吃，得放生。

李洪说：是。这种东西放了生，增主人的寿命。

苏厂长说：是吗？回去我给李书记买两只，您养几年再放生。这是我们全厂人的心意。我们盼着您身体健康，带领全市人民奔小康。

林木森对她向李洪献殷勤，心里挺不高兴，但还是笑着说：李书记，苏厂长说到我心里去了。我们就盼着您身体好。小红，这事你抓紧办一下，这两天就把元鱼送到李书记家里去。

他巧妙地把这件事变成了自己的安排，又把苏小红送了出去。他能想象到苏小红到李洪家时，李洪心中的愉悦。以后如果能发展成特殊关系，那就更好了。苏小红送了条元鱼，他送了苏小红。

李洪开怀大笑，说：谢谢。元鱼算不了什么，增寿不增寿的他也不信。想到能跟苏小红有一次单独的见面机会，他兴奋起来。

苏小红意识到林木森不高兴，赶紧把话题往他身上引：李书记对我们化肥厂，对林厂长，可以说是恩重如山。我是林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他让我具体操办，我一定把这事办好。

林木森说：乌龟、元鱼，都是一类东西。这玩艺可通灵性了。我的朋友把两条元鱼放回水里时，两个王八都从水里伸着头往岸上看，跟主人依依不舍。他妈的，比人有良心多了。

几个人都笑了。

林木森说：你们别笑。你看现在这些人，好不容易提拔起来的，一看你没用，反过口就咬你。

李洪深有同感。他从政几十年，官至市委书记，觉得当官最难

10 天平谣

的就是用人。天平市现在的中层干部，有一半是他提拔起来的，真正给他卖力气的没有几个。就拿这些企业来说，亏损企业占一多半。有好些厂长，生产经营好的时候，都挤着钻着想当厂长，现在不景气了，都托人想从企业调出来。

林木森说：我不离开我们厂。就是死也要和化肥厂在一起，只要市委信得过我林木森，我就好好干。再说，我们厂今年的形势还是不错的。

林木森一边吃着，一边说着厂里的生产形势。听他的口气，去年第四季度销售情况已经有所好转，厂里再努一把力，今年一、二季度将会有进一步突破，如果这样下去，今年年底就能实现扭亏为盈了。

郭宝池知道他说的是假话，厂里销售情况没一点儿起色，他们厂积压的化肥根本卖不出去。别说扭亏为盈，能少赔一点儿就不错了。他惊讶林木森竟敢撒这么大的谎。

李洪脸上露出几分喜色，说：你们化肥厂是全市的龙头企业，要为市里其它企业带个好头。如果真能实现扭亏，市里要好好奖励你们。尤其要重奖你们这些当厂长的。

苏小红和郭宝池笑着说：那太好了。

林木森却话头一转，说：不过，厂里现在这种状况我可没法扭亏。我们下边热火朝天地干，检察院天天给我们泼冷水。今天查账，明天抓人，要是查账能让企业扭亏，干脆我这个厂长也不当了，让他检察长来当算了。

李书记说：他们查他们的，你们干你们的，不要受影响。

苏厂长说：怎么可能不受影响，查账查得人心惶惶，谁还有心思工作。如果这样下去，我们真没法干了。

李洪低头沉思着。

林木森趁机烧火：李书记，刘玉彬不是您提拔起来的吗？你跟

他说说，他总得听吧？再说，他检察院今天查这个，明天查那个，自己就那么干净，他们天天查别人，自己谁来查？总得有人管管他们吧？

李书记说：现在上面强调，检察院要独立办案。

林木森喝了口酒，说：他们能独立办案，我们什么时候能独立办厂。再说，他们检察院的班子，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起色，也该动一动了。

苏厂长也说：我看刘玉彬这个检察长不称职，他手下的那个迟明惠，更是个大炮，没一点儿政策水平。

李书记说：好了，好了。不要再说检察院了，当务之急是把你们厂的生产搞上去。检察院的事，是市委常委会的议题，用不着在这儿讨论。

苏厂长和郭宝池见李书记沉了脸，都不敢言声。林木森却一点儿没显出害怕，笑嘻嘻地问：常委会什么时候开呀？

李书记说：今天晚上就开常委会。咱们吃了饭，我还得赶紧回去呢。

他不想在这儿呆了。林木森事先没跟他透露，就把郭宝池拉来，他是市委书记，跟一个被检察院拘传的人吃吃喝喝，传出去什么影响。林木森这小子没安好心。

他让小姐给他送了碗面条，匆匆吃了一碗，提前离了席。他一走，郭宝池大大松了口气，放开胆子猛吃。

这顿饭让他吃出了信心。他对自己在账目上搞的那些明堂不再害怕。检察院能审查他们，也有人能管着检察院，这个道理他差点儿忘了。

吃完饭，苏厂长开着车把他送到容易市，他从那里蹬上了北去的列车。第一站是北京。苏厂长对他说：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吃好、睡好、玩好。你就当是外出休了一趟假。花的钱，厂里都给你

报销。

他挺高兴，这种公费旅游的事，打着灯笼也难找。

苏厂长又点着他的鼻子说：不许在外面泡小姐。我要知道了，饶不了你。

他笑着俯在她耳边说：小姐哪有你败火呵。

苏厂长让他逗得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说：有急事你就打我的手机。走到一个地方，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。记住，不要用你的手机打，用公用电话。

他冲着苏厂长招了招手，说：你就放心吧。

3

晚上开常委会，预定研究的问题没有检察院。李洪决定，临时把这个议题加上去。

其实就是林木森不给他烧火，这件事他也不止一次想过了。他曾经想把刘玉彬从检察院撤下来，但这事要经过上级检察院同意。能不能过上级检察院这一关，他没有把握。

以前，因为任命检察长他们和容易市检察院发生过冲突，刘玉彬是他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人选。现在想替换他，没有合适的人，他觉得容易市检察院不会同意。

替换下来的刘玉彬也不好安排。检察长是副处级，再到一般科局显然不行。不但刘玉彬不高兴，也暴露了他和刘玉彬的矛盾。一度他曾想过，让刘玉彬当纪检委书记，这事跟一些常委议论过，大多数都同意。只是当纪检委书记要进常委，这首先就是不情愿的。

没想到这事很快传开了，好多人见了他都问：听说刘玉彬进常委了？他装作不知道，心里却很烦。这件事就撂下了。

常委会是在常委会议室进行的。这是间一百多平米的会议室，中间一个环形会议桌，最东端中间的位置空出来，留给李洪。他两边离得较远一些的座位，坐着常市长和穆副书记。常市长离李洪稍近一些。

这里有许多微妙之处。从坐的位置能看出市委领导的排序，也能体现出领导之间关系的远近。稍微有些记忆的人都记得，以前报纸上的照片，张春桥总是和江青坐在一起，邓小平总是和李先念坐在一起。

市委领导何尝不是这样呢！

屋里靠窗的地方，摆着几盆常青植物。盆里浇的是领导们喝剩下的茶水。这些被领导的唾液滋润过的植物，绿得非常旺盛。靠墙的地方摆着一排沙发，是准备开常委扩大会时，列席人员坐的。

李洪最后一个走进会议室，他一进来，会议就算开始了。今天的话题是小康村建设，春季基层干部培训，计划生育。这些问题，每年这时候都要研究一遍。

李洪一边听大家发言，一边在本子上写着，其实别人的发言他一个字也没记，只在本子上写着三个字：检察长。检察长。

穆副书记给他倒水时看见这三个字，知道他心里真正关心的是什么。穆副书记分管政法。李书记把这三个字写了一页，他觉得跟他大有关系。很难说这三个字的背后不是在写他。

他来天平市时间不长，对检察长刘玉彬印象就非常好。刘玉彬反腐败谈不上大刀阔斧，不过，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谨慎、细致，给他留下了好感。他从组织部门出来，喜欢这种绵密的风格。

他原先是容易市委组织部最年轻的科长，到这里任职前，市委主管干部的任副书记跟他谈话，对他提出了很高的期望。希望他在下面好好锻炼自己的才干，把工作搞上去。其余的话没说，全靠他自己体会了。

临上任时，他的老领导，市委组织部部长余炳年又把他叫到家里，明确告诉他说：这次派下去任职的干部，都是作为市里的后备干部，到下面锻炼的。好好干几年，你们还有更重的担子。

他点了点头。余部长又再三嘱咐他：到了新的工作环境，一定要跟一把手配合好，只有上下团结好了，工作才能出成绩。

如今他到天平市已经四年了，还是原来的职务。和他一块儿到下面任职的，有的已经提拔成了县委书记，有的回市政府当了副秘书长，他还没有升迁的迹象。对于从政的人来说，不提升就等于不进步。可是想到自己的年龄，他能够沉得住气。他索性把爱人也从容易市调来，在天平市安家落户。

上面一度传言，李洪要提拔为容易市副市长。他为此特意到余部长家串了一次门儿，余部长说：上面有这个意思，还没有最后定。又嘱咐他说：你不要着急。凡事都有定数。

他意识到，他的命运和李洪息息相关，能够顺利地让李洪提升，是他晋升的关键。这一切使他作出决定，无论李书记提出什么样的建议，他都毫无保留地支持，坚决跟他站在一起。

当他再一次给李书记倒水时，李书记已经把写着检察长的那一页掀了过去。接着，李洪不但没提出撤换刘玉彬，反而对刘玉彬的工作提出了肯定。这使他的脑子跟不上。

他想，是不是对李书记的意图理解错了？仔细一想，认定自己原来的理解不会错。果然，李洪接着就提出，把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迟明惠调到公安局，另外再从纪检部门调一位同志任副检察长。

李洪觉得，调动刘玉彬影响太大，方方面面接受不了。把迟明惠调走，等于削弱了刘玉彬的力量，另外再派一个副检察长，还能够对他形成一定的牵制，比直接调他效果还好。

这个意思穆副书记看得很清楚，他心里替刘玉彬捏了一把汗，却表示同意李书记的意见，因为他必须跟李洪站在一起。他一同